

# 春天的腳步

雲 德

由此聯想到《史記》裏一段歷史往事。文景之治的年代，天下富足到太倉裏的粟米多得流到倉外發霉；國庫裏的銅錢成千上萬，串錢的繩子都爛了，數都沒法數。可到了漢武帝晚年，四處征戰，窮兵黷武，弄得「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有人說是皇帝不好，有人說是大臣奸猾，可司馬遷僅在《平準書》裏淡淡地寫了一筆：「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就這八個字，道盡了天機。盛的時候，你想讓它慢些衰，它偏要衰；衰的時候，你想讓它快些盛，它偏不肯盛。急不得，也遲不得。

盛極必衰、否極泰來，不就是天地間那個看不見的律令嗎？三十年前，家門口胡同有處熱鬧地界兒，後來一下子寂靜了，牆皮一塊塊往下掉，窗戶黑洞洞的；再後來又有年輕人遷入，開設了咖啡館和創意園。胡同還是那條胡同，人換了一茬又一茬，風水輪流轉。可無論人怎麼折騰，春天照舊在那個固定的日子踩着點兒回來。你來早了，它不在；來晚了，它已經過去了。

前不久立春，坊間傳說立春那一刻雞蛋能夠豎起來，因為天地之氣在這一瞬交合，萬物有了新的平衡。豎雞蛋真假沒試過，但我倒是信這理兒。陽氣從地下上拱，陰氣從地面後撤，拉鋸似地較着勁，沒哪個有本事能阻止。如同一場拔河賽，誰多一分，誰少一分，平衡瞬間被打破。

立春一過，院裏前幾天還光禿禿的老榆樹，枝條頂端已鼓出一串串紫紅色的小苞，緊繃繃的，憋着一股隨時準備爆發的力氣。不日轉頭再瞧，那些藏着洶湧春天的堅硬外殼，彷彿已經鬆開了一絲縫隙，正等着一個誰都知道、卻誰也無法預料的時辰，「啪」一聲將生命炸裂開來。這恰似人的一ó生，總有個充滿希望的等待過程，等一個消息，等一個人，等一個結果。年少時，總覺得前方會有萬般氣象候

着，等得心急火燎，恨不得把時辰掰碎了，擠出所有可能的滋味來。到後來才漸漸明白，那等的本身，或許就是滋味。等空了枝頭，等白了鬢角，等硬了膝蓋，等軟了心腸。等來了，算一份圓滿；等不來，那長長短短的盼望本身也在心中刻下年輪，成了生命沉甸甸的質地。就像這老榆樹，為等一個春天，等得枝幹嶙峋、皮糙色黯，然，唯這等待中積蓄的力量，才是此刻芽苞裏那一觸即發的鮮潤而飽滿的春意！

這或許就叫「天行有常」。常者，度也。不快不慢，不早不晚，不增不減，就是這麼個節奏。

悟透了其中的堂奧，人可能就少了許多的糾結與煩惱。當年范仲淹揮筆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世爭相誇他境界高。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作《岳陽樓記》時的處境，新政失敗，遭貶出京，換成別人肯定牢騷滿腹，可他卻能對着滕子京寄來的《洞庭晚秋圖》，心平氣和地說出一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理。為什麼？因為他看懂了那個世間的「輪子」，個人的進退，朝堂的興衰，跟洞庭湖的潮漲潮落一樣自然，不過就是天地節律在人間投下的影子。大潮不會因為你想看就漲得快些，也不會因為你要趕路就落得慢些，它自有它的時辰。

潮落了，還會再漲；人走了，未必不再來。即便不再來，天地照樣運行，春天照樣發芽，在它該來的時候，用它的節

奏，不慌不忙地展開。夜深人靜之際，萬籟俱寂。若把窗戶推開一條縫，把耳朵貼上去，隱約能聽到遠處傳來嘎巴嘎巴的響聲，像是有人在拗斷枯枝。那是凍了一冬的土地，在夜裏舒展身軀；是悶了一季的生機，終於找到了一絲透氣的空間。風依舊涼，但那涼裏已經裹着一絲潮潤潤的說不上來的氣息，像是什麼東西在發酵、在醱釀。那氣息似有若無，你使勁聞也聞不清，不經意間又會鑽進你鼻孔裏，它懂欲速不達的道理。

北京西單的電報大樓早已沒了多少發報職能，但報時的鐘聲仍準時響起。一下、兩下、三下，每一下都悠揚地敲在人的心坎上，也敲在那看不見的節律上。相信伴着這節律的運轉，河裏的冰、地上的雪或許又融化了一層，地底下那白生生的根鬚又往前拱了半寸，老榆樹的芽苞又向外鼓了一圈，宇宙間那亙古不變的輪子，正載着這一切，穩健地緩步邁入新的春天。



▲初春時節，上千隻白鶴齊聚江西省上饒市餘干縣白鶴洲棲息覓食。新華社

## 七日談

（北京篇）

寒梅枝頭，春信暗度；細草雪底，天機微吐。

臘月裏最後幾天，是一年中最低冷的時段。可就在這冷得最邪乎的當口，地下已經開始回暖。蹲在向陽的牆根兒下，扒開枯草覆蓋的凍得硬邦邦的土皮，能看見白生生的、嫩得掐得出水的根鬚。這是何時所生，沒人知道。雪還壓着，風還刀割似的，它們已悄悄地在黑地裏往上拱。萬物生長屬絕妙的自然現象，這事急不得，就算扒開再大的面積，多曬會兒太陽，那根鬚照樣不會長得更快。它們有自己的章程，該拱的時候拱，該歇的時候歇，一點不亂。

背陰的地方雪還沒化，但已經不是年前的樣子了。原先蓬鬆鬆、乾爽爽的雪，表面已變得瓷實了些，結了一層亮晶晶的冰殼，然底下卻是蜂窩似的空洞。有水滴從檐口落下來，一滴一滴砸在雪殼上，留下一串的小坑。儘管天依舊冷着，那水滴涼得扎手，但已凍不住水流，不會再凝成冰錐。雪到了該化的時候，你想留也留不住。

護城河裏的冰更耐人尋味。路過時，能聽見冰下咕嚕嚕的響聲，像有什麼東西在翻身；隔幾天再看，冰面已裂出一道道細紋，縱橫交錯，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它不是人踩的，是自己裂的，上輩人管這叫「冰開口」。冰一開口，春就不遠了。拿石塊砸下去，「撲」的一下就砸出一汪水來。冰還在，可它的心已經癢了。這時候上去滑冰肯定不成，因為看着冰厚，但筋骨沒了；當然更不可能划船，因為水面還凍着，船下不去。這當口，不早不晚，正卡在冬與春的接縫裏，任誰也使不上勁兒。

類似的景象，年年如此。不管世間的熱鬧冷清，也不管城頭的王旗變幻，該來的總會來，但一定是在它該來的時候，這事着急沒用。

## 回憶錄：在英國劍橋和美國劍橋的經歷（三）



人生在線  
陳清泉

### 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學院

一九九五年，我被聘任為麻省理學院的客座教授，開設「現代電動汽車」短期課程。在此之前，一九七九年我第一次到美國紐約出席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PES 冬季會議後，訪問了麻省理學院電機系的 James Kirtley 教授，此後經常交流科研和教學經驗。上世紀九十年代，出席國際工程與技術科學學院理事會期間，我又認識了籌建哈佛大學工程和應用科學學院的 Venkatesh Narayanamurti 教授，經常交流哈佛工程和應用科學學院與麻省理學院的課程有何不同特徵——前者是搭建科學與工程的橋樑。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課程互相認可。

我之所以關注劍橋、哈佛、麻省理學院的發展方向，是為了了解科技發展的前沿，提高我對科學、技術、工程、產業的認識。簡單來說，三所大學的對比如下：

- 劍橋大學：學院制，文史哲與基礎科學底蘊深厚，二〇二六年泰晤士排名世界第三。
- 哈佛大學：可以說是「政治家搖籃」，法學、醫學、政學界領先，二〇二六年泰晤士排名世界第五。
- 麻省理學院：工程與應用科技、創業文化方面領先，二〇二六年泰晤士排名世界第二。

劍橋大學始建於一二〇九年，是英語世界中第二古老的大學。它由一批為躲避衝突而從牛津大學逃離出來的學者建立——這種因追求學術自由而誕生的基因，為其後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哈佛大學的歷史則與北美殖民地的開拓緊密相連。它成立於一六三六年，最初名為「新市民學院」，是美國本土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為紀念慷慨捐贈的約翰·哈佛牧師，學校於一六三九年更名為哈佛學院，後於一七八〇年擴建為哈佛大學，因此有「先有哈佛，後有美國」之說。約翰·哈佛畢業於劍橋，是劍橋的校友，因此哈佛和劍橋有着密切的關係。哈佛大學坐落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與波士頓市隔查爾斯河相望。

與前兩校相比，麻省理學院則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它由自然科學家威廉·巴頓·羅斯於一八六一年創立，旨在創建一所服務於美國快速工業化需求的新型理學院。由於南北戰爭，它直到一八六五年才迎來第一批學生。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今兒是正月十五元宵節，又到了北方吃元宵、南方食湯圓的日子。除了家喻戶曉的煮元宵，還有一種自古便有的傳統吃法「炸元宵」。這種自唐代便被記載為「油錘」的元宵節食品，通常將元宵或湯圓煮熟後裹上蛋液、麵包糠等再油炸，最終成為外酥裏嫩、帶有流心狀餡料的美食。然而幾乎沒人知道，在地球另一端的荷蘭和比利時地區，在新年時也會享用他們的「炸元宵」。

每逢尼德蘭地區的新年前後，也就是從聖誕節跨元旦到一月六日期間，一種名叫「油球」（在荷蘭被稱為 Oliebollen，屬於比利時的佛蘭德斯地區名叫 Smoutebol-len）的傳統跨年節日美食遍布聖誕市集和街頭攤位。之所以名稱不同，一是源於佛蘭德斯地區傳統上用豬油（Smout）炸製，因此稱為「豬油球」（Smoutebollen）；而荷蘭則是字面意義上的「油球」。其次，佛蘭德斯地區的「豬油球」是圓形、原味且沒有餡料的，將雞蛋、牛奶、泡打粉、酵母、麵粉和少量鹽揉成麵糰，並用豬油炸至金黃色而成。出鍋後再灑一些糖霜提味，頗似我們的傳統炸年糕。而荷蘭版的「油球」則為了增加其風味逐步加入蘋果、黑醋栗和葡萄乾作為餡料，最終演變成了流傳至今的節日美食，更接近我國的「炸元宵」。

被視為現代甜甜圈（Doughnuts）前身的「油球」最早出現於十六世紀的尼德蘭地區，並在一六六七年出版的一本名為《明智的廚師》（De Verstandige Kock）食譜中首次以書面形式記載。然而，比文字更早起

## 尼德蘭「炸元宵」

載「油球」這類食物的是在一幅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風俗畫中。荷蘭多德雷赫特博物館（Dordrecht Museum）所藏一幅由阿爾貝特·庫伊普（Aelbert Cuyp）繪於一六五二年的《端着油球的女僕》（又名《懷抱一個裝滿油球餐鍋的年輕女子》），意外地成為了這種跨年美食最早的圖像證明。

在多德雷赫特市土生土長並壽終正寢的庫伊普憑藉其描繪十七世紀荷蘭鄉間風景和海景畫而在西方美術史中青史留名。然而，《端着油球的女僕》是這位以擅長描繪「意大利式」詩意靜謐的荷蘭當地自然風光而聞名的畫家為數不多的人物題材作品。這幅以四分之三側臉半身肖像形式呈現的風俗畫捕捉了一位十七世紀荷蘭家庭女僕的生活一瞥。畫中人的姿態用一個近似九十度的直角三角形構圖來營造畫面的穩定感，棕黑色的背景被從左上角撒下的光源所點亮並在牆上形成一個淺色的光圈，形成「倫勃朗式肖



▲阿爾貝特·庫伊普畫作《端着油球的女僕》。作者供圖

像」的光影效果。身穿紅白相間居家罩衫的她在暗色背景下脫穎而出，由紅、白、棕黑三色所組成的畫面基調顯得簡約而和諧。畫中帶着深棕色套袖的年輕女僕直視觀者，白裏透紅的臉頰上炯炯有神的雙眸若有所思。她手中端着棕紅色陶瓷鍋裏則盛滿了剛炸好的油球。從油球的表面能夠清晰辨認出麵糰中包裹的果肉，也符合荷蘭版「油球」的傳統形態。鑒於人物身份不詳且內容包含飲食傳統，因此這張尺幅不大的風俗畫如今已被視為此類節日傳統小食存在於十七世紀荷蘭的唯一圖像資料。

風俗畫之所以在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風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獨特的市場化經濟讓普通百姓也對藝術品有所需求，而這種源自民間的供求關係也客觀主導了畫家的題材選擇——和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並包含警世哲學和民間諺語的靜物畫和風俗畫在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徹底綻放。當庫伊普完成《端着油球的女僕》時，聚焦山珍海味和珍貴器皿的「華麗靜物」題材（Pronkstilleven）已在當時的尼德蘭地區流行開來。不過，現存並未有一張「華麗靜物」作品收錄了「油球」這類節日美食，本身就說明其普及性遠高於稀缺性。略顯諷刺的是，出現在庫伊普名作中以年輕女僕雙手捧着滿滿一鍋新鮮出爐的「跨年炸物」圖像，其所承載的文化遺產屬性不僅象徵着冬天和富足，還成為收錄「油球」這類傳統季節性民間美食的「孤品」風俗畫。時過境遷，其稀有程度早已遠超當時的「華麗靜物」。尼德蘭地區和我國有着風馬牛不相及的文化傳統，卻在「油球」和「炸元宵」上無論從食材、做法、外觀和食用季節上均不謀而合。或許，世界真是個大熔爐。



如是我見  
席春迎

## 一年等於十年

我們正在進入「時間逃逸」時代（上）

二〇二五年以來，我越來越驚嘆這個世界加速運行的方式：不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組，而是人工智能正在重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它不是外圍變量，而是底層變量。它改變的，不只是企業效率，不只是產業格局，而是決策方式、組織結構、知識生成機制，甚至是我們個人的認知結構與生活方式。

我們正在經歷的，不是一場行業升級，而是一場結構重構。

蒸汽機解放了體力，電力重塑了時間與空間的組織方式，計算機放大了算力，而人工智能，正在放大認知本身。

當認知被放大，社會運行速度自然提升；當決策成本被壓縮，組織形態隨之改變；當知識生成進入即時模式，競爭的時間窗口明顯縮短。

這不是簡單的「更快」，而是「更密」。

過去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完成的產業重構，現在一年就能形成格局；過去需要一個完整周期才能消化的認知衝擊，如今幾個月便被替代。

真正被壓縮的，不只是周期，而是時間結構。

但更深刻的衝擊，來自另一個維度——生命本身。

在生命科學領域，有一個關鍵概念：時間逃逸（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它意味着，當醫學進步的速度超過衰老的速度，人類將進入「壽命逃逸速度」的狀態——科技每前進一步，都在為個體爭取額外的未來時間。

人工智能正在顯著縮短藥物研發周期，重構分子設計路徑，加速疾病模型與數據分析。生命科學與AI的結合，正在改變壽命增長的節奏。

如果這一趨勢持續，我們將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特徵：社會運行在更高速

上，而個體可能擁有更長的時間跨度。

變化更快，壽命更長。這意味着時間正在被重新定價；意味着選擇的後果被提前兌現；意味着長期結構的力量被放大。

在「壽命逃逸速度」可能成為現實的時代，真正拉開差距的，不再是短期爆發，而是時間複利的方向。

人工智能不會替代判斷，它只會放大判斷。技術不會決定命運，它只會加速結果。方向清晰的人，會被放大；結構混亂的人，也會被放大。

當時間被壓縮，而壽命可能被拉長，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你如何使用時間？當變化密度被壓縮，而生命跨度可能被延展，決定人生軌跡的，不再是偶然機會，而是結構性的選擇。

把一年當十年思考，不是激進，而是清醒。

我們正在進入「時間逃逸」的時代——生產力在躍遷，生產關係在重寫，認知邊界

在擴展。

高加速度，疊加長周期。這不是普通的時代更替，而是時間結構本身的重寫。

在這樣的環境裏，焦慮沒有意義，結構才有意義；忙碌沒有價值，方向才有價值。

真正稀缺的，不再是時間長度，而是對時間結構的理解能力。

當時間被壓縮，結果會被提前兌現；當壽命被延展，複利會被放大呈現。

短期波動會被迅速過濾，長期結構會被持續放大。

在這個時代，你無法阻止加速，但你可以決定自己的方向。

一年等於十年，不是情緒化的表達，而是對現實節奏的理性判斷。

當認知被放大，當生命被延展，真正的競爭，已經從資源爭奪，轉向時間配置。方向，決定複利；結構，決定命運。而我們，正在這個節點上。